



俄罗斯斯之记

赫伯特·威尔斯著

俄罗斯之謎

赫伯特·威尔斯著

丛 山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Герберт Уэллс
РОССИЯ ВО МГЛЕ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В. Пастова и И. Викке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八年俄文影印出

俄 罗 斯 之 謎
〔英〕赫伯特·威爾斯原著
〔蘇〕B. 帕斯托耶娃, И. 維節爾自英文譯成俄文
丛山譯自俄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3 $\frac{1}{4}$ · 字數 66,0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定價(六) 0.20元

統一書號 11002·257

目 次

俄文版序.....	1
一 垂死的彼得格勒.....	5
二 洪水和救难所.....	15
三 布尔什維主义的眞諦.....	28
四 俄国的建設工作.....	42
五 彼得格勒苏維埃.....	54
六 克里姆林宮的幻想家.....	57
七 結語.....	68
附录.....	74
注释.....	89
譯后記.....	97

俄文版序

杰出的英国小說家赫伯特·威尔斯几乎在四十年前所写的“俄罗斯之謎”这本书，在今天仍不失为最惹人注目的文艺作品之一。

赫·德·威尔斯是一个著名的幻想小說作家和卓越的政論家。他是在艰苦的1920年訪問苏維埃俄国的。年輕的无产阶级共和国正处在严酷的岁月中。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国内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工业几乎陷于瘫痪状态。鋼鐵、煤和电力的生产一落千丈。被切断燃料和原料供应綫的工厂，开不了工。农业鬧着最严重的危机。城市里鬧劈柴荒；发电厂不能发电。到处都感到粮食、衣服、鞋子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匱乏。

外国干涉軍和白匪軍，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他們企图重新树立資本主义的奴役制度。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手执武器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果实。

威尔斯以一个富有經驗的文学家的洞察力，在这部書里出色地描繪了旧俄的崩潰和国内經濟破坏的图景。他以浓郁的色調描繪了那些半死不活的城市；店鋪的櫺窗紧閉；馬路被搗毀；衣衫襤褸的市民面有菜色。

但是，威尔斯笔下的这种拍照一般逼真的写实，却是和他的概括力弱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和實質的无知分不开的。他沒能透过飢饉、寒冷和經濟破坏的表面現象看

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創造力量的昂揚。共产党和我們的伟大領袖与导师列宁在信心百倍地領導人民發揮这种創造力量。

多年以来，威尔斯在他的出色的作品里，以其特有的技巧揭发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暴露了資本主义的荒誕丑陋、伪善和慘无人道，抨击了法西斯的善行，并且指出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被用于毁灭的目的；但是他沒有認識到这种社会制度是必然要死亡的。甚至在訪問苏維埃俄国以后，他也沒有做到这一步。

威尔斯从来不懂得階級斗争的理論，也不了解資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其所以这样，当然是因为威尔斯同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他自己就承認他是从来不懂得馬克思主义的。

威尔斯虽然不理解十月革命的規律性和社会實質，不理解这个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他不肯违背事实，因而在他的書中不得不承認：苏維埃政权为絕大多数的人民所拥护；共产党是“唯一一个給了人們以統一的方針、統一的行动計劃和相互信任感的組織”（30頁），而苏維埃政府則是在俄国唯一可能存在的政府。不顧那些从卖身求荣的資产階級报刊上以及各色各样資本主义卫道者的口中散布出来的許多誹謗和造謠，威尔斯断言：“在道义上共产党人凌駕于一切敌人之上。”（30頁）他斬釘截鉄地写道，所有关于苏維埃制度死期已近的謠傳純系自欺欺人之談，劳动人民“不会参加任何推翻苏維埃政府的活動”（11頁）。他怀着莫大的勇气說，使俄国陷入这种可怕境地的，不是俄国共产党人，而是白匪軍和外国干涉者。

威尔斯写道：“……也不是共产主义靠外国津贴资助而不断进攻、入侵和发动叛乱来折磨这个苦难的，也许是行将就木的俄国；不是共产主义用骇人听闻的残酷的封锁来绞杀了它。怀有宿仇的法国债主、心劳日拙的英国新闻记者，对于这些致人死命的灾难所负的责任要比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大得多。”（15頁）

赫伯特·威尔斯所著“俄罗斯之谜”这本书使世界反动派大失所望，他们原是希望威尔斯能谴责苏维埃制度，并且想利用他的访问苏维埃俄国的结果作为反苏宣传的材料。所有这些希望都化为泡影了。无怪白匪党徒们赶紧出来宣布说威尔斯的作品是一部“有害的书”。

威尔斯在自己的书中表明，俄国的新的社会制度把国内一切先进、正直和进步的人们团结起来。说句公道话，威尔斯敢于正视并且写出了受全体人民拥护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同经济破坏进行斗争，以及普及文化和组织国民教育方面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这一历史真相在当年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因此，这位作家在这方面的功劳是无容置辩的。巨大的真理掩没了“俄罗斯之谜”一书作者的一些微小的错误见解和有时是天真的糊涂观念。

威尔斯这本书里叙述作者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会见的那些篇幅，使苏联读者特别感兴趣。威尔斯没有隐讳克里姆林宫的这位“身材不高的伟人”在他脑海里留下的那种巨大的印象。威尔斯关于运筹以电气化为基础改造

* 1921年威尔斯的书刚刚在俄国出现的时候，列宁读了这本书的伦敦版，并且在书上作了非常惹人注目的眉批。有列宁所作的眉批的章节已收在本书的附录中。——俄文版编者注

苏維埃俄国的宏伟計劃的“克里姆林宮的幻想家”(48頁)的一段著名的叙述,以及他对这个計劃缺乏远見的怀疑,广泛地流传于我国的文学著作中。威尔斯認為共产党人完全不知道他們将要作什么,与此相反,苏維埃人民的領袖在他們面前勾画出全国电气化这一鹏程万里的图景。这位敢于設想星际飞行的幻想小說家,在列宁的豪迈的电气化計劃中却除了“电气化的烏托邦”(55頁)以外任什么也沒有看到。

“过十年以后請你再来看一看俄国在这段时期里的成就吧,”(65頁)——列宁用这番話回答了威尔斯的疑問。后来,在1934年威尔斯再度訪問苏联时,他同列宁的这个爭論已經由历史作出了答案。

列宁的电气化計劃在极短的时期內实现了。成百的工业巨人,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以伟大列宁命名的德聶伯河水电站在內的十几个发电站,完全开动起来了。

苏維埃人民在沒有威尔斯所期待的外国資本援助的情况下,复兴了国民經济。苏維埃国家的生产力量百倍地增长起来。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空前地繁荣了。威尔斯不得不承認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是无可怀疑的。

赫伯特·威尔斯死于1946年。他沒能够活到这样一天,就是他的許多幻想在他曾經認為注定毁灭的这个国家里真正实现的日子。

征服星际空間与和平地利用原子能,——这就是苏維埃人的科学天才和創造能力取胜的絕好的証据。和当年威尔斯目睹的那个經济雕敝的俄国根本不同,一个伟大的苏联正沿着进步与和平的道路向前迈进。

苏联科学院院士格·克尔日然諾夫斯基

1958年6月

一 垂死的彼得格勒

1914年1月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逗留了两个星期；1920年9月俄国駐倫敦的商务代表团团员加米涅夫先生⁽¹⁾邀我再到俄国訪問一次。我接受了这个邀請，在9月底带着我的一个能說几句俄語的兒子到俄国去了。我們在俄国一共呆了15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彼得格勒，我們无拘无束地周游这个城市，几乎我們想看的一切东西都給我們看过了。我們訪問了莫斯科，我同列宁先生作了長時間的談話，关于这次談話我在后面还要詳細談到。在彼得格勒我沒有住在一般供外国人下榻的“国际飯店”，而是住在我們的老朋友馬克西姆·高尔基的家里。為我們担任向导和譯員的是1914年我来俄国时結識的一位女士，她是前俄国駐倫敦大使的侄女。她在紐恩赫姆受过教育，布尔什維克当政后她遭到五次逮捕，在她企图偷越国境跑到爱沙尼亚去找她的孩子的事情失敗后，她被禁止离开彼得格勒。因此，她可不敢参与把我引入歧途的图謀了。我之所以要講这件事，是因为無論在家里或是在俄国随处都有人告訴我說，我們遇到的一定是伪装得最周密的现实生活，而且人家总要給我們戴上一个眼罩。

实际上俄国的真正处境是如此地艰苦和悲慘，以致任何的伪装都是掩飾不了的。有时候人們可以用一些眩人耳目的酒会、乐队和演講来轉移某个代表团的視綫。但是，要

为两个不速之客而粉飾两个大城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况且这两个客人又是經常单独行动，一切东西都要看个仔細。自然，当你希望看看学校或監獄，不会給你看最坏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讓人家看好东西，苏維埃俄国也并不例外。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我們从俄国所得到的主要印象就是：一幅无可挽救的奇灾大难的图景。我在1914年看到的那个偌大的君主国連同它的行政、社会、財政和經濟的制度，傾然倒坍了，并且毫不間断的六年战争的重負把它压得粉碎。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大的灾祸。据我們看来，这种惨象甚至使革命本身黯然失色。腐朽透頂的俄罗斯帝国，是一直存在到1914年的旧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它沒有熬得了它的帝国主义侵略所要求的那种紧张状态，它垮下去了，它不复存在了。从前是国家金字塔的基石的农民，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几乎和从前一样的生活。其余的一切都土崩瓦解了或正在瓦解中。在这漫无边际的經濟破坏中，在紧急情况下产生的政府挑起了领导的担子。这个政府依靠的是有十五万左右拥护者的紀律严明的党——共产党(2)。它以无数的枪弹为代价鎮压了匪帮的活动，在飽經磨難的城市里建立起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安全，并且实行了硬性的产品分配制度。

我應該毫不犹豫地說，这是目前在俄国唯一可能存在的政府。它体现了在俄国仅存的唯一的思想，唯一能够团结俄国的东西。但是，这一切对于我們說来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在西方讀者看来最重要的(使人感到威胁和不安的)則是和我們西方相仿并有密切联系的那种社会經濟制度垮台了。

这种灾难在俄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象在彼得格勒如此地怵目惊心。彼得格勒是彼得大帝的杰作。彼得大帝的青铜雕像，还耸立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中心海軍部大厦附近的那个小广场上。彼得格勒的宫殿悄然无声，空空洞洞，要不就是用胶合板胡乱間壁起来的地方，摆满了新政权机关的办公桌和打字机。新政权竭尽一切力量来从事扑灭飢饉和外国干涉的紧张斗争。彼得格勒曾經有很多生意兴隆的商店。1914年我怀着滿意的心情游历了彼得格勒的街道，买了各种零星物品，看到了熙来攘往的人群。如今所有这些商店都关闭了。整个彼得格勒的商店恐怕只剩下半打的样子。有一个国营瓷器商店，我在这里用七、八百卢布买了一只瓷盘作为紀念品。此外还有几个卖鮮花的商店。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城市居然直到現在还有买卖鮮花的事情；留在这里的大多数人几乎都要餓死，未必有人能找到第二件衣服或是可以替换那襤褸不堪、布满补綻的衣衫。化上五千卢布(約合現在的7先令)就可以买到一束十分鮮艳的大菊花。

我不相信“一切商店都关闭了”这句话使西方讀者能够想象出俄国街道上的某些情景。这些商店根本不象邦得大街*或皮卡第里在星期日的情形；各商店井然有序地放下窗帘，安安静静休息，准备星期一重新开张。彼得格勒商店的景况，則是满目荒凉，显得十分凄楚。油漆剝落了，櫺窗破碎了，有一些商店全用木板釘上了，有一些商店还保存着沾滿蒼蝇屎的貨底子；若干的商店貼滿了政府法令，櫺窗的玻

* 邦得大街是倫敦最繁华的一条大街。——譯者

糊模糊不清，整个的商店都蒙上了一层两年前的灰尘。这是死去了的商店。它们永远不会再开张了。

此刻，当人们为建立产品分配的公共监督、为杜绝投机商人漫天要价哄抬残存的粮食价格而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候，彼得格勒所有的大市场也都关掉了。由于商店关门，逛大街简直是一种非常扫兴的蠢事。这里的任何人都不再“游逛”了。对于我们说来，现代的城市实质上就是那些櫛比鳞立的商店、餐厅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把这些店铺关掉，街道就失掉了任何的意义。人们匆匆忙忙地穿行过去，街道上比起我记忆中的1914年要空虚得多。电车仍然行驶到傍晚6点钟，而且总是拥挤不堪。对于留在这个城市的普通人说来，这是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唯一的交通工具了。在我们访问彼得格勒期间，人们乘电车是免费的。而在这以前，一张电车票的票价是两三个卢布，也就是一个鸡子价值的百分之一。但是，不收费的办法；对于那些在傍晚拥挤的时刻下班的人说来，很少有什么不同。上电车时人群拥挤不堪，挤不进去的就只好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在最繁忙的时间，人们一串一串地挂在车厢上，看来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支撑的东西。很多撑不住的，便跌到车厢下面去。我们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一个被电车压死的婴儿。我们在彼得格勒的两个好朋友，从电车上跌下来，轧断了腿。

这些电车驶过的街道，破坏得很厉害，三、四年的工夫也修复不了。街道上布满了象炮弹坑一般的土坑，往往有两三英尺深。有的地方的马路全被破坏了；下水道也不通了；用木头修筑的路面被拆掉去作了劈柴。我们只看到过一次企图修补彼得格勒街道的事情。有一个神秘的团体把

一車鋪路用的木块和兩桶瀝青運到一條胡同里來。我們在市區內的長時間的遊覽几乎都是乘了當局給我們準備的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汽車。坐在汽車里顛簸得令人戰栗，還要走非常急的彎路。僥幸保留下來的這些汽車，是燒火油的。汽車噴出一片青白色的煙霧，當車子開動的時候，響聲簡直就象機槍掃射一般。去年冬天所有的板房都被當作劈柴拆掉了，有一些房子只剩下一塊地基兀立在石造樓房之間的洞開的洼地上。

衣衫破舊的人們，無論在莫斯科或是在彼得格勒，所有的人都夾着一些包袱。當你在黃昏時刻沿着側面的街道走去，就會看到全是一些衣衫襤褸，帶着行李，行色匆匆的人。看樣子所有的人都逃到城外去了。這種印象不完全是妄自推斷。據我所了解的布爾什維克在這個問題上的一項統計是完全坦白和誠實的。在1919年以前，彼得格勒的人口達到一百二十萬，而此刻只有七十萬多一點，而且還在繼續減少。很多人回到鄉下去了；很多人流亡到國外去了。還有一大批人熬不了這種苦日子而喪了命。彼得格勒的死亡率是每千人達八十一人以上。從前死亡率是每千人當中只有二十二個，這比歐洲任何一個城市都高。在這半飢不飽、愁腸百轉的居民中出生率是每千人為十五人，而從前則幾乎比這高一倍。

所有的人攜帶的包袱里，要么是由蘇維埃機關發的口糧，要么是準備拿去出賣的物品或者是在黑市上買到的東西。俄國人一向喜歡作生意，而且愛講價錢。甚至在1914年也只有寥寥無幾的商店是按定價售貨的。言不二價，不算光榮；在莫斯科叫一輛馬車，每每因為十個戈比總是爭過

来讲过去。

造成几乎缺乏一切消费品的情况，一部分原因是战时的紧张状态（俄国一直不停地打了六年仗），一部分原因是社会结构的总崩溃，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货币流通的完全解体，布尔什维克找到了唯一可以拯救城市居民免于投机倒把和饥饿致死的威胁的唯一手段，在为争取保住仅存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生死斗争中实行了产品定量分配制，并确立了独特的集体监督。

苏维埃政府是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实行这种制度，但是处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恐怕任何一个俄国政府都会采取这种办法的。倘战争在西方一直继续到现在，那末伦敦也会按配给证和领取证来分配口粮、衣服和住房了。但是在俄国不同的是，实行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不服从监督的农民经济，而且俄国人天生是不守纪律的，他们不习惯于受限制。因此，斗争必然是残酷的。

对于投机生意做得略大一些的投机商人，即名副其实的投机商人，抓到以后，判决十分简短明确，枪毙他。司空见惯的交易也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此刻，任何一种交易，都叫做“投机倒把”，而被认为是非法的勾当。但是，对于暗中进行农产品及各种杂品的小额交易，在彼得格勒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而在莫斯科则是完全公开的。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刺激农民把产品运进城市的办法。多数的黑市生意，是在彼此相识的人们中间进行的。任何一个有办法的人，都用这种手段来补充定量分配之不足。任何一个火车站都变成了公开的市场。在每一个车站上，我们都看到一群农民在出售牛奶、鸡子、苹果、面包及其它东西。下车的

旅客們回到車上時都帶着一小包一小包的东西。一个鷄子或苹果价值三百卢布。

农民看样子是吃得飽飽的，可是我怀疑他們曾度过比1914年坏得多的生活。大概他們現在的日子甚至比那时要好过一些。他們的土地比从前多了，而且摆脱了地主的压迫。他們不会参加任何推翻苏維埃政府的活动，因为他們相信，只要苏維埃政府当政，就可以維持目前的状况。但这并不排斥他們千方百計企图抵制赤卫軍按固定价格征收粮食的活动。有一次农民們袭击了赤卫軍的一支小部队，狠狠地整了他們一頓。倫敦的报刊大肆渲染这一类的事情，并且不惜把这說成是反对布尔什維克的农民暴动。但是，真相并非如此。农民无非是尽量想在現存的制度下日子过得更愜意一些而已。

但是，包括公职人員在內的其余各阶层，此刻却是度日維艰。信貸体系和生产日用品的工业都陷于停頓状态，而且暂时想用另外一种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取代它們的一切企图都不会成功。因此，到处都看不到新东西。唯一数量比較多的东西，是茶叶、卷烟和火柴。这里的火柴比1917年的英国还多，而且應該說，苏俄的火柴質量很不坏。但是，象硬領、領帶、皮鞋帶、床单、被子、羹匙和叉子这一类的物品，以及各种样子的服飾品和普通的食器，却是买不到的。打碎了玻璃杯或茶碗，要想买新的，只有經過細心訪查后在投机商人那里才能找得到。我們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乘的是勒克司式的臥車，但是火車上既沒有盛水的长頸瓶子，也沒有玻璃杯和这一类的小东西。一切都消失了。随处可以看到很多的男人鬍子刮得很不干净，起初我們总以为这是

普遍存在的心緒低沉的表現之一，但是后来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和我的兒子交談中，偶尔提到几乎整年用的是一个刀片。

想买点藥品和其它医藥用品，也同样是做不到的。头痛和感冒时无藥可服，要买一只普通的暖水袋，簡直連想都不敢想。因此，一些小小的不舒服很容易变成严重的病症。几乎我們所遇到的一切人，都是抑郁不安，身体不完全健康的。在这种終朝每日困难重重的不舒适的环境中，很少遇見乐观而又健康的人。

身患重病的人前途黯淡。我的兒子进过奥布霍夫斯克医院，他告訴我说这个医院糟得很：藥品和护理設備的缺乏情况簡直令人吃惊；大批的病人因为无法护理，致有一半的床位空閑着。只要病人的親屬用某种奇妙的手段都不能給病人弄到营养的食品，就根本談不上什么加强营养滋补的問題了。費道罗夫医生告訴我，一星期只能动一次手术，还要看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其余的日子要动手术是不可設想的，病人只好等待。

在彼得格勒未必有人能找到可以替換的衣服；破旧的百孔千疮的，往往不合脚的皮靴，是这个大城市里唯一的一种鞋。这个城市除了几个挤得要死的电車外，沒有任何其它交通工具。*有时候你会碰見各种衣服套在一起，搭配得令人非常吃惊。我們訪問过的一个学校的校长，事先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通知，便穿起非常奢华的衣服；他外面穿的

-
- 我在涅瓦河上只看到一艘人挤得满满的客輪。如果不算那些稀有的駁船和孤零零几只打捞河上浮木的小船，涅瓦河上通常是完全一片空虛的。

是一件吸烟服 (smoking jacket)，里面露出一件蓝色斜纹的坎肩。我会晤的几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没有硬领，只好用围巾缠在脖子上面。高尔基身上穿的那件西装，是他唯一的一件西装。

当我会见彼得格勒的一批文学家时，著名的作家安菲契亚特罗夫⁽³⁾对我发表了一遍冗长而动火的议论。他赞成公认为错误的见解，即认为我盲目和愚蠢，上了人家的当。安菲契亚特罗夫提议在座的所有的人都脱去漂亮的西装上衣，以便让我仔细地看一看里面衬的那些可怜的破烂衣服。这是一席痛心的谈话，而且涉及我的那些话是完全多余的。我之所以要提这个，是为了强调一下普遍的贫困达到了何等的地步。

这个雕敝不堪的城市的衣著破烂的居民，尽管黑市生意一直没有停止，但他们不仅穿得破烂，而且吃食也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苏维埃政府无论心田怎样好，但总不能保证供应为正常生存所必需的足够的粮食。我们到一个区立食堂去看他们怎样按配给证分发食物。厨房里十分干净，工作组织得很好，但是这毕竟顶不了所缺少的粮食。最末一等的饭菜是一盆粗淡无味的稀汤和同样多的一份蜜渍苹果。

所有的人都发一个领面包的配给证，人们排着队去领面包。但是在我們訪問的期間，彼得格勒的面包鋪因为沒有面粉已經有三天沒有開門了。面包的質量好坏无常，有的时候有質量好的、吃起来脆生生的黑面包，但是也有时遇上半生不熟的、粘乎乎的，几乎不堪下咽。

我不晓得这样不厌其詳的介紹，是否能够使西方讀者